

田彪以东方美学构建国潮童话

文 王小柔



田彪
“90后”新锐艺术家、潮玩设计师、珠宝设计师、企业管理培训师。欢喜造物国潮品牌创始人，将中国传统文化理念融入时尚潮流设计的践行者。

对话田彪 给年轻人带去力量 找到心中的美猴王

王小柔:你如何定义国潮这个概念?

田彪:东方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我热爱东方文化,希望用我的设计来讲述东方故事,提炼东方文化内核并加以创新再造。我想用现代艺术的设计语言去演绎传统,让新一代年轻人喜爱上传统文化。我们传统的吉祥文化、福文化,这些IP形象都在传递着“欢喜”,希望通过延续其中的美好,给年轻人带去希望与力量。

王小柔:你觉得潮玩为什么能“潮”起来,它的受众是什么人?
田彪:以潮流玩具为切入点,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以极高的热情参与到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其背后不仅是中国制造、中国品牌的崛起,更源于文化自信的回归。在中国消费市场,“95后”“00后”已经成为消费的主力军了。

王小柔:你们团队的设计风格是由你一个人决定的吗?

田彪: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共同的兴趣,而且一起做事的人价值观肯定一致。在前期的品牌探索过程中,我们见到了太多欧美、日韩的文化IP品牌在中国市场的火爆现象,而我们本身拥有的优秀传统文化却很少被消费者看见并认可。因此,将中国传统美学具象化的想法在我们心中扎根,创立一个具备东方风格辨识度的品牌成为我们共同的目标。

王小柔:你觉得现在是年轻人创业的好时机吗?

田彪:任何时候年轻人都不适合创业,除非你已经有了一定的阅历和对市场的判断,以及商业敏感度,知道市场什么地方有缺口,你自己的长板短板在哪儿,你是否具备管理一个团队的能力。设计师和管理者需要的智慧是不一样的。如果恰好你全都具备,带着坚定的心,你就可以出发了。很多年轻人希望挣快钱,其实应该把目光放长远,要学会坚持,同时做好知识储备和能力储备,阅历一定是要走在产品前面的。

王小柔:你遇到过困难吗?

田彪:我遇到过事儿,但我觉得那都不叫困难。比如我进了一批货,因为没经验,只看了对方传来的图片,自以为不会有坏人。但我收到的那批玛瑙原料全是裂纹,基本全是废料,再找对方已经找不到了,损失了几十万元。再比如,同行把我们刚发布的产品买走扫描,然后退货,市场上很快又出现了大量仿品。我不退钱这叫不叫困难,但我这个人很少关注这些,我会马上去找能走得通的路径,去解决问题。所以我一直觉得自我特别幸运,干什么事都很顺。

王小柔:很少有人能把牛魔王、大鹏鸟作为IP,你那么喜欢《西游记》,你觉得你更像书里的谁呢?
田彪:还是孙悟空。看过原著就能知道,取经路上,孙悟空是最坚定的那一个。唐僧一出状况就哭哭啼啼,其他两位师弟也想打道回府,唯有这个猴子,哪怕磨难再大,也在想各种办法来解决,目标很明确,而且他的欢喜心常在。每个年轻人的内心都有一个美猴王,为了生活也许需要各种变化,但只要守住那份纯真,总有一天能取到真经,去掉紧箍咒,成为更好的自己。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从北京十里河地铁站出来,天上飘着雪花,等在路边的田彪冲我招招手,他说,这个惊喜特别像他来北京的第一个春天。阴沉的天际遮盖不住春意萌发,如同这个疾走的年轻人,用三年时间打出国潮品牌,迅速得到众多年轻人的呼应。从珠串手办到金银饰品,从文创潮流到生活方式,大潮翻涌,中国人的东方美学通过新锐艺术家的设计再次构建起成年人的童话世界。

提到国潮,我们会想到盲盒、手办、玩偶,这些带有潮流标签的产品乃至玩法,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爱上了这种独特的艺术感。玩具不再是小孩子的专属,成年人同样有自己的童话。潮,似乎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代表着年轻一代对世界的态度与想法。田彪左手艺术,右手商业,在出世与入世之间自如游走,忠于自我,又心怀世界。用东方美学在“潮”中融入了“古”,在“玩”中表达着“文”。

走进田彪的办公室,仿佛进入了玩具展示厅——半空中的铁臂阿童木对面是泡泡玛特、漫威、BOB海岛以及我认不出来的手办。贴墙而立的更多形象则是他的专属IP(文创作品),每一个都喜感十足、笑容满面。他说,自己想传递的,就是这种愉悦。

从陶渊明到孙悟空 开启东方国潮审美

中国的艺术大多在传递一种生命价值。陶渊明诗云:“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诗意不是怀念过去,重视传统,这里的“古”,在强调穿过知识密林,荡却历史烟雾,引出人们心里那份真实的感动,去展现时间背后的真朴之意。这也是田彪对古代国潮的理解——宋元以来文人艺术多是超越时间的,比如一张古画,绝壁俯洞,枯松倒挂,藤萝缠绕,一人静坐崖前。境界高古,不类凡眼。他说,特别理解这个“意”。

他创作之余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博物馆和国家图书馆度过的,很难想象一个引领国潮的年轻人会放弃用手机和电脑查找资料。他认为,网络搜索引擎的错误率太高,搜出来的东西不可全信。资料的严谨,需要回到古籍里,走到字里行间,手指触碰到纸张,心里才踏实,揣摩古意的时候才能得到灵感。还要亲眼看到青铜器的斑斑陈迹,旧时宫殿的厚重苍痕,千年古潭上面飘过的云霓,秦汉印刻裹着岁月痕迹的包浆等,这些意象世界,像是被时间之网过滤过的,留下的则是属于中国人的那份重意而不执着于形的东方美学。

田彪是看着《海贼王》《火影忍者》《七龙珠》《圣斗士》成长起来的,日本动漫元素深深植入进他们这一代人的记忆之中。他一边在纸上画下这些形象,一边思索着为什么没有流行的中国动漫形象呢?这时候,《西游记》原著成了他的案头书,上中下三大本,翻来覆去地看,文字在想象里幻化成无数形象,陪伴少年的成长。

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是一种执念。当少年成为青年,街头有太多泡泡玛特的自动售卖机,他买来很多,一边把玩,一边有了自己的想法。他希望自己设计一款脱离日本动漫元素,

更成熟的潮玩,来重新打造成成年人的童话世界。少年时看过的《西游记》情节再次涌现,孙悟空能七十二变,幻化的是身形,不变的是初心,乐观、坚定,这不就是当代年轻人应该有的“意”吗?

在三星堆博物馆,田彪在黄金面具那儿整整站了半天,被面具的神秘感深深吸引,觉得穿越时光的审美与当代毫无违和感,给他设计IP带来了最直接的灵感。他给自己的第一个形象起名为“喜主”,是悟空幻化成鸟的卡通形象,上百张草稿很快铺满了一桌子。要从这些脸型里选取三款进行雕刻。盘串儿,正在年轻人中流行起来,于是田彪为这个形象使用了珠串配饰。从纸到实物,从平面到立体,他用一台雕刻机,一块玛瑙,七天雕出模样,又拿三天时间研究打孔,一下手,石头碎了。

玉雕是中国传统技艺。专业的事,要找专业的人来做。田彪一边寻找匠人,一边死磕设计细节。因为从来没有人做过这个,每一步尝试都得摸着黑走过来。让一颗不到10毫米的玛瑙珠子体现出他想表达的“意”其实非常困难,所以经常在他举着两颗珠子说“不对”的时候,雕刻师看着一模一样的板样,一头雾水。废了十几颗珠子之后,喜主发丝上的一缕神韵,就是这样被魔怔般地死磕出来了。

第一款IP用了两个半月,当他把这粒小玛瑙穿在手串上,一个朋友说“怎么看喜主都是在冲我笑”。喜主的原型是孙悟空,代表每个人不被情绪所左右,做自己。随后,田彪又设计出“男爵”,也就是牛魔王,代表一个人的坚定力量。还有象征勇敢自由的大鹏鸟和象征吉祥如意的大象等IP,每一款都是可爱中叠加着中国传统之美。就是这么一颗小小的卡通形象缠在腕间,给传统手串带来了一场革新,“欢喜造物”在年轻人当中成为潮流。

仿品紧随其后就来了。田彪说,他选择沉默,就算再精确的扫描,机雕也不会比匠人花时间雕刻出来的形象更有神韵。他执着地坚守着在外人看不出来的区别,深信指尖技艺的手工雕刻更能赋予一个形象生命力。中国传统的圆雕工艺,可以360°全景观看,每一个角落都会有漂亮的造型和繁复的花纹。他用近20道工序,告诉大家真正意义上的潮玩全流程制作。

从一个玩具到玩具王国 剑走偏锋的潮玩美学

从最初的企业孵化培训师到文创美学家,田彪说无论在哪一个领域自己都会做到极致。这十几年午夜零点前他就没睡过觉,脑子里常常像开火车,想停都停不下来。如何让创作迭代,下一款如何超越之前的设计,细节怎么表达,怎样传递出自己“欢喜”的人生态度……各种各样的想法一直在他的大脑里翻腾。当他觉得自己知识储备不够的时候,就背着包去国家图书馆,靠大量阅读“吸氧”。他说:“典籍必须咬文嚼字去读,文化气韵能传达知识的认同,现代的审美加上新工艺,把中国传统文化做一个更适合年轻人的升级,这样的国潮才是时尚的。”

浸润中国历史文化的时

高桥吾郎的作品,去美国西海岸感受时尚的潮流元素。

年轻人的潮流除了IP形象的手办和文玩配饰,也离不开金银饰品。田彪说他一年设计了70多款银饰,每一个都能讲出故事。比如一款太阳花吊坠,平时作为服装饰品的小吊坠从里到外都能转,各种机关全埋伏在这方寸之间。原来年轻人的潮流,除了装饰性、收藏性,更需要可玩儿性。“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诗经》里的一朵小花,悄悄地盛开在今天年轻人的生活里。

用匠人精神来做国潮。一千多张草图,一个设计至少要打四五次板。田彪把金属作品交给合作工厂,用玉雕的标准要求机器,这快把厂家的人逼疯了。经常拿着两个板问:“到底哪儿不一样?”往往是面部线条细微的偏移或者发丝、睫毛的粗细,都被讲求意会的田彪挑了出来,他说:“精益求精就是标准,差一丝一毫,神态就变了。”

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细节的清晰标准必须达到极致,田彪在全国找了十几个生产厂家之后,终于确定了合作方。为了让产业链的卡扣处呈现细节,同时让使用者更方便摘取,他用了四个月不停地打板。这样的态度让厂家吃惊。

如何体现大鹏鸟的不怒自威,田彪细读《西游记》原著:“金翅蜈蚣,星睛豹眼。振北图南,刚强勇敢。变身翱翔,鸷笑龙惨。转风翻百鸟藏头,舒利爪诸禽丧胆。这个是云程九万的大鹏雕。”文字在他心里变成了具体的形象。金属手办嘴角的一丝纹路,大鹏鸟鼻尖的一个细微高度,但凡稍有变化,田彪一眼就能从众多产品里把它找到,真可谓孙悟空的火眼金睛。他管这个叫“视觉生态”,在不断试错中,形成了自己对作品的标准。

从哈尔滨到北京 初心从未改变

从文玩配饰到玩具手办再到潮流饰品,田彪把东方美学贯穿到作品的细枝末节。甚至“年迹”小罐茶也选择与其联名,在机场的大屏幕上出现了“玩得很嗨”的“欢喜”。年轻人在

潮流时尚中传递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回忆2011年春天,飞机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田彪从哈尔滨初次来到这陌生而又令无数人向往的城市。一下飞机,他心里咯噔一下,“怎么首都跟我们老家的县城差不多呢?”他去的第一个地方是宋庄,虽然是艺术村,但那也是村,最初北京给他的印象就是既荒凉又普通。

田彪的繁华都市生活始于北京南站附近,他在此邂逅了一位高格局、高学识的老师。老师对他说:“小田,生活给了你选择的权利,但却不在乎你到底怎么选择。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企业培训班1200元,有机会扭转你的一生,不上上都可以,自己决定。”那一刻,田彪心里有一个声音说:“必须上。”他的人生被彻底激发,成为同期学生中的金牌教练,也给自己赢得了免费继续听课的机会,“同样的课,听一次跟听五次的收获是不一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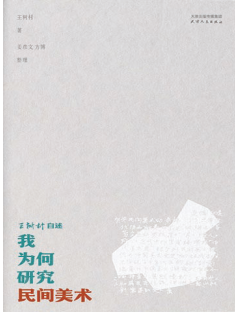
2013年4月,当又一个春天来临,田彪从阴暗潮湿的地下室搬进了居民楼内的一居室。舅舅在他25岁时送给他一条星月手串,田彪喜欢观察手串包浆的变化。包浆在摩挲中形成,带着人的体温,为珠串注入生命。人生中有了摩挲包浆的美事,便不寂寞。包浆的概念蕴藏着中国人关于生命存在的思考,包含着人对时间问题的独特感受。有包浆的物,可以说是“时间之物”,人在与时间做游戏。一件小小的把玩之物,唤醒了田彪心中的东方美学。

在玩的赛道上,田彪对自己的长短板有清晰认知,开始寻找稀缺性,寻找可复制的门类。有过被朋友背叛,有过被供货商欺骗,他认为,这些弯路恰恰是创业要走的必经之路。他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在小众类别里做更小众的内容,依然能被年轻人喜欢,所以他对产品细节的把控会更加严苛,希望在成年人的童话世界里,这些小玩意儿能带来持久的愉悦记忆。如同悟空,百变的是身形,不变的是初心。

几位同样年轻的优秀匠人和设计师与田彪一起为国潮文创赋能,大家上下班都不用打卡,没有时间限制,享受充分的自由。或许只有在不设限的前提下,凭着自觉的态度,才能施展一个人的才华。已然实现财富自由的田彪说,他的理想是做出中国的国潮银饰品牌,就像高桥吾郎的作品那样,引领世界的时尚潮流。

讲述

已故天津籍收藏家王树村,收集年画粉本和版画上万件 在民间美术的海洋中遨游一生



本报记者 何玉新

近日,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为何研究民间美术:王树村自述》。该书是已故美术史论家、民间美术收藏家王树村自述风雨人生的传记,由天津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副教授姜彦文、在读硕士研究生方博整理。书中收录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手绘作品及旧藏经典年画,立体呈现出王树村保护和发扬中国传统艺术的执着情怀。

王树村(1923—2009),生于天津杨柳青。他在浩如烟海的中国民间美术资源中遨游一生,倾尽所有购买、收集年画粉本和版画多达17000余件。他曾说:“画画是画家个人情

感的表达,而年画是大众情感与生活的体现,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和更高的文化价值。”

在年画庄门前流连忘返 拜画师阎文华学人物画

我从小成长在北方年画艺术之乡杨柳青。那时的杨柳青南有运河,北有子牙河和大清河,横贯镇之东西,淀水芦塘也多,散落在河流之南北,拂水杨柳掩遮渔村,景色、风物迷人。村民多以网鱼弄船为业,故杨柳青旧有“北方小苏杭”之誉。

杨柳青在明代已设驿站,运河经此直抵北京。吴承恩等名士过此都曾留下诗篇文章。清初杨柳青是静海县(今静海区)重镇,临河饭馆酒店、茶坊旅舍接连一线。中街、后街有估衣、杂货、年画铺、画像馆、彩影店。每逢农历一、五之日为集市,四乡运粮至粮食市售卖,农具、日用品、土特产都分类设摊销售,偶尔也能看到字画文玩、皮影剪纸、泥塑绣品。

我的家庭是一个小康之家,有房、有地,还有个买卖,收入之钱粮足够一家人生活。家里送我到当地的周氏学塾,跟老师学古字、字画。私塾教学不严,时间也较灵活。

杨柳青的徐少轩画像馆和贾怡年画庄、任文鸿剪纸花样子铺,西渡口“娃娃李”彩塑神佛、娃娃泥人铺子等,它们的窗外,是我常年驻足、忘掉饥渴的地方。每年从腊月二十三开始,四乡农民涌到这里选购新版年画、老版灶王门神及吊钱、春联等,装饰门窗,点缀新年。年画画市是喜爱民间美术者的学习课堂,民间年画艺人也借此机会相互观摩、提高技艺。它推动了民间美术的发展和人物画的出新。我从心灵深处爱上了中华民族的民间文化艺术。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北平(今北京)沦陷。不久,日军飞机对天津狂轰滥炸。杨柳青的运河上很少再有船只往来,荷塘干涸,田园荒芜,农民常被抓去当劳工。年画作坊倒闭,商店、酒楼、书场、旅舍客流断绝,富有人家都逃到了天津市内。

我家中先是卖房卖地,继而卖箱柜家具、古瓷瓶盘,生活日渐困难,为谋求一技之长,我拜画师阎文华学人物画。阎家世代作画为生,以画美人著称,年画行业称其为“阎美人家”。跟老艺人学画,没有什么教材、教案,除了看师傅作画,自己回家临摹外,最使人感兴趣的是画师教画时念的

画诀,比如:“画文人如一颗钉,画武将要像一口钟。”“站七、坐五、盘三半。”“一个巴掌半个脸。”后两条是说:画人体比例要以人头大小来计算,站着要有七个头高,坐着的要有五个头高,盘腿席地而坐的约有三个半头高;画人物的手不能画小了,小手男子不好看,一只手舒展开要有半个脸大。传统的民间画诀是自古传下来的经验和心得,没有文字留下,师徒相承,父子口授,我觉得非常有趣。

放弃画山水风景 潜心研究民间美术

日本战败投降后,天津原日租界的侨民因遣返限带物品20公斤,只有变卖家具等重物。一时间,原日租界成了旧货市场,有很好的日本民间艺术品、衣裳、陶瓷等。中国人讲道德,不强买强卖。我是这个旧货市场的常客,看到日本出版的关于中国文化艺术的图册,初感新鲜,都是没见过的,转而又想,书中都是中国常见的民间艺术品,外国人收集起来编成图册,难道中国就没人做这件事吗?我过去收藏了一些剪纸、年画、皮影、神像,我也想有朝一日编书出版,以雪此耻。这一想法深深埋在我心中。

当时的天津市立美术馆开设中国画班和西画班,招收学员。我报名学画,课程有画石膏像、学国画,每周有一堂艺术概论课。平津战役结束后不久,华北大在津招生。我经过考试被录取,分到第三文艺部,地址在北平宣武门内顺城街。学校供给衣食住宿,不收学费,教职工衣着朴素、待人和蔼,以同志相称,如同来到一个清新不争名利的世界。

上世纪50年代初,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帅府园胡同,中国美术家协会新建的美术展览馆先后举办了“中国民间剪纸展览”“新旧年画、玩具展览会”等活动。鉴于中国美术史中民间美术是一大空白,没有史学家填写,我妄想由自己来做,从此弃掉山水、风景,专攻美术史论中的民间美术。

我得空便到早市、旧货摊、旧书店、造纸厂搜集民间美术资料。当时我只是为了写本书,还不知道这就是抢救祖国的文化遗产。比如,北京珠市口西湖营胡同,旧有绣品店十余家,专做清代服饰上的绣花和地毯等生意,出口欧美各国。后来此行业取消,旧存的一些绣品当成废品处理。我遇到后,在一堆一堆绣花衣饰中挑出了约500幅不同花样的清代刺绣精品和花边。挑选时,那种刺鼻的恶气怪味儿只有我自己知道。

1956年,我调入《美术》杂志社,位于北京南锣鼓巷耳儿胡同的一座四合院,原为齐白石先生的画室。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萨空了、总编辑邵宇预先支付800元稿费,要我编一本杨柳青木版年画的书。这时候,民间美术品少了,琉璃厂的字画店、文玩铺也都合营并店,只有三五家有些民间美术品,但要比地摊上的贵十倍、数十倍。如“西湖景”,又名“拉洋片”,是清代意大利画家郎世宁影响的透视画。还有清代北京画师徐白斋等创作的四幅一盘的纱灯画《西游记》《水浒》《圣僧传》《说岳》等,这些都是很珍贵的民间美术资料。

这段时间,我编印了《京剧版画》《太平天国版画》《杨柳青年画资料集》,其中《杨柳青年画资料集》在莱比锡国际书展上获得了银质奖章。我被调到中国美术研究所工作,地址在王府井校尉营胡同,中央美术学院内。

与农民画工谈艺 走遍木版年画产地

1960年,我下放到唐山丰润老庄子公社,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老庄子公社李庄子大队有一位老画工,名叫张喜恩,是“拨塑匠张家”的传人,祖上辈辈都给各地庙宇塑神佛。通过交谈,张师傅知道我是杨柳青人,学过年画,自然而然地亲近起来。我表示愿拜张喜恩为老师,听听画神佛的技艺和道理。过去民间艺人都是父子传承,当时张喜恩已六十多岁,又无子女,也就含笑默认了。

随后几个月断续谈话,我得知老人曾随他父亲为乡下的五圣祠、七圣庵等田间小庙塑过神像。五圣、七圣都是民间农业保护神,农民敬神是为了保佑风调雨顺、秋天能有好收成,没有宗教色彩。这些不见画史文字记载的美术理论,幸有张喜恩师傅讲述出来,成了我编写《中国民间美术史》的第一手资料。

回北京之前,张喜恩师傅拿出一卷塑样,约有二十多张,是在毛头纸上画的近百尊道释神像,说是张家祖辈传下来的,要送给我。我心想,这是“拨塑匠张家”的饭碗,我怎能要!转而又想,这一卷塑样最晚也是清代中叶的作坊秘本,这样的宝物可能只此一卷,若再不收下,就有可能消失。最后我还是收下了,又把自己剩下的数十元工资给了张师傅。后来我考察过木版年画产地,去了河南朱仙镇,陕西凤翔、汉中,四川绵竹、夹江,重庆梁平等地,访问民间艺人,跑遍了旧书铺、废品站,买了一堆没人要的神佛道像、年画墨线底稿、剪纸等物。回北京后,写了一篇考察报告。

(根据《我为何研究民间美术:王树村自述》整理)